



溪湖高中 林巧翎

〈半糖綠茶〉

第三名

指導老師 黃瓊瑤

從店員手上拿過那杯冷飲，我集中火力戳向塑膠膜中央。清脆地，突圍失敗，只有吸管痛苦地折彎身子的嗚咽。

試了幾次，吸管才真正瞄準了塑膠膜最脆弱的地方刺入。澄黃液體沿著吸管內側爬進我的口腔，綠茶的微苦在我舌上跳躍，滲入每條味覺神經。好的綠茶是會回甘的，在被喉嚨嚥進食道後，甘味會彈上齒縫，在嘴裡張起一張網。

瀝掉一半的甜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加倍的清苦。

我瞪著電腦螢幕，急躁地敲了好幾下滑鼠，密密麻麻的神經卻網不住些許文字。用一杯七百毫升的半糖綠茶餵食著我久未進食的胃。胃酸飢渴地吸吮這些甘霖，少許的熱量延遲了侵蝕的危機，蹙緊眉，我有一秒的時間想把這些綠茶灌進腦袋，刺激一下靈感的運轉。

望著空白的 WORD，我忍住想把頭撞向螢幕的衝動，看來，七百毫升的半糖綠茶似乎不夠，我看著不斷在垃圾桶裡哀號的泡麵殘湯，據說這是最後的存糧。不斷竄進鼻尖的陣陣酸腐迫使我重新考慮該如何運用口袋裡僅存的零錢。

我遊走在食物與綠茶的兩難中，一邊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一邊則是我嗜之如命的飲料，煩透了整個大腦還是做不出個抉擇，我索性煩悶地躲進棉被裡，將自己隔絕在這個充滿兩難的世界之外。拉起污著不少黃垢的棉被，我費了一番功夫才將自己蜷縮在長度只得我身高一半的被子裡。天花板上搖搖欲墜的電扇送著斷斷續續的涼意，順著棉被的微小空隙鑽了些許進來。濃厚睡意與棉被中的悶熱使我陷入另一個莫名的意識。兩種不適交織在我的神經中，砍斷我與現實世界的連結……。

手機響起微弱的鈴聲，我花了幾秒鐘才在枕頭底下找到正在呼救的它。按下接聽鍵，一陣氣急敗壞的聲音不用擴音也能聽得清清楚楚。

「喂！你又熬夜趕稿了是不是？」劈頭就是一句指控。

「沒有啊！我剛被妳吵醒耶！」

「你少騙我，誰不知道你又是灌整杯半糖綠茶熬夜趕稿了，要我說幾次你才會懂？再喝下去你健康一定會出問題。有沒有在聽啊？」

連我的心不在焉都聽得出來，就說她聽力一定比我好上十倍，但生活作息被摸得清清楚楚似乎也不是件好事。就算是兩人世界也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冰裡的世界也是透明的，但冷凍的一切還有什麼好談？我微弱的抗議卻已順著半糖綠茶滑進肚裡，懶得跟她爭辯什麼，比起聲嘶力竭地解釋，我寧願將這些力氣灌注到手指上，迫在眉睫的截稿日往往比爭吵還令我膽怯。

敷衍幾句掛斷電話，我拆下手機電池往外扔，灌了一大口綠茶後重新在螢幕前坐定，想在成堆的綠茶裡擠壓出一點點的靈感。

看過我作品的人都說裡頭有淡淡的半糖綠茶味，讀完後會回甘的文字是我最大特色。在冷卻的液體裡推敲出一連串文字，灌下的綠茶會在螢幕前吐出扣人心弦的句子。綠茶和我的文字種下不可分割的關係。獨自享受的綠茶雖然略顯甘澀，卻是能幫我解決眼前難題的良藥。

綠茶裡的冰塊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悄悄地融化，多餘的水分滲透進綠茶分子，增加了綠茶容量，卻對我的靈感於事無補。我用力扒了扒頭髮，似乎扒不出更多文字，只能徒然地瞪著螢幕。隨著杯裡液體下降，我的靈感也越來越枯竭，就像墜落在沙漠裡的旅人，在乾枯的沙子裡盼著水源，手裡抓的，僅是直從指縫裡流下的沙粒。散沙的水分被瀝乾了，毒辣的陽光鞭打著黃沙，在高溫的熱空氣裡，我尋不著一絲液體的流動。

無力地關掉空白的螢幕，我的手指覆上滾燙的眼皮，將手邊的綠茶一仰而盡，想澆醒些許仍在深眠的經絡，血球悄悄地被兒茶素包圍，形成一幅極具對比的畫面。我打開電視，妝容艷麗的女主播用她尖細的聲音說著別人的事，不曉得是不是耳朵跳錯了拍，我似乎能在裡頭聽到些微事不關己的不耐。女主播的音調讓我受不了地關掉電視，撐起僅有的力氣拉開門，數十分鐘之後，我的手上多了杯綠茶，口袋裡噹啷啷的響著零錢的撞擊聲，似乎連零碎的硬幣都想為我的靈感幫上一筆。

重新坐在電腦前，我緩緩地運轉著自己的思緒，用手上的滑動加以潤飾，在空白的 **WORD** 上寫出一行一行的文字。

今天，我往窗外看，又看見那個女人的影子在窗簾上抖動。我不知道她是誰，但身為作家的靈感告訴我，她八成也是個靠文字糊口的作家。這年頭的作家不好當，讀者的層次隨時在改變，口味也越來越捉摸不定，要想穩固地在出版業擠下一片天，不磨個十年五年是無法出頭天的。文學這塊不好抓，沒有迎合就沒有所謂的出路，在我電腦旁的那具電話，已經無眠無日地響了近兩百次，就連鄰居憤怒的敲門聲偶爾也能被掩埋。創作終究是為了廣大讀者的口味，當初的動力顯然已被掉包。人生嘛！就是需要吵雜，靜謐的周遭容易把自己虛線化，必須要有一件東西不斷提醒自己：你該開始工作了。忙碌之餘，我也不忘觀察窗外那個女人，不能說我心理變態，實在是因為作家的生活太單調，在單調的生活裡注入些神秘，是我一貫的作法。

窗外那個女人，今晚仍做著重複的動作：坐在電腦前，埋首敲打鍵盤，起身，關燈，然後離開。就像被設定好似的，她的作息與我幾近相似，看著與自己作息如此相像的人，引起我趕稿之餘的好奇，在她一絲不苟的動作裡夾帶著神秘，就這樣烙印在我的電腦前。

不止盡的敲敲打打貫穿我的生活，總編的電話沒停過，我的手指也沒停過，但總會趁抽根菸的空檔觀察那個女人，儘管她的動作仍然一致，但因為摻了神秘，讓我樂此不疲。我從未想過她會登門造訪。

她挑了個無預警的時間來訪，我剛好因為拖稿而被總編淋了頭狗血。你永遠沒辦法想像總編催起稿時的狠樣，作家拖稿就像世上最可怕的惡夢，你會看到林黛玉式的總編揚言要來你家上吊，只希望你趕快寫完手上一點都不會紅的稿子。有的時候，我會稍微同情一下總編，畢竟他們不可能去動那些火紅的作家。假如連我們這種三流小說家都學會耍大牌，我想這下總編這個職位大概會從世界上絕跡。

剛淋了一頭還有熱度的狗血，並沒有促使我手指紡織思緒的速度。一個門鈴聲就這麼恰好地在總編掛斷電話後響起，嚇得我以為總編大人親自殺上門要表演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八點檔劇情。雖然說大多讀者都偏好灑狗血的內容，但現在要被灑的是我家，我說什麼都不會讓總編的奸計得逞。

我戰戰兢兢地從門上的小洞望出去。

是一個女人，一個沒見過的女人，但隱約有些熟悉。我隔絕自己跟世界的交流已經好一段時間了，會來敲門的通常只有鄰居和總編，勉強會有個送外賣的小弟，但我很少叫外賣。三流獨居小說家最可靠的還是那雙手跟腳，叫外賣是忽略自己肢體的原有功能，這是對肢體主人的侮辱。

我開了門，女人的臉上閃過一絲詫異。我不意外，整理儀容對我這種三流小說家已經堪稱奢侈，我不知道自己距離流浪漢還有多少距離，但我想是相去不遠了。女人長得很普通，是那種走在路上，前一秒看見，下一秒就忘記的那種平庸。我活在自己世界已經太久了，久到幾乎忘記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對談，因此，一種冷漠的尷尬很快便凝結我們週遭的空氣。最後，是女人先開口。

「你認識我？」語氣上揚，所以我推測出應該是疑問句而不是肯定句。

「我認識妳？」腦中還在努力整理有關眼前女人的影像。

「你該記得的，因為你每晚都看著我。」

完了。我立刻替自己安排了段灑狗血的劇情，到時候我一定會被她拎進警局，像在拎變態偷窺狂一樣。我會看到所有人的鄙夷，但無法一一刻畫下來，因為我的腦子裡塞不下這麼多負面情緒。沒有文字的分擔，我到最後一定會死於輿論之中，多麼可笑的結局！名不見經傳的三流小說家被冠上偷窺狂的罪名抑鬱而終。我替自己想過許多死

因，卻從未想過這麼狗血的。眼前這個顯然是來興師問罪的女人將我的想像定格在最可笑畫面裡，等著我去實體化。

「妳來是準備把我送警局嗎？」

「我只是想知道，為什麼？」

女人的聲線沒有太多起伏，平板的音調和動不動就拔高頻率的總編形成強烈對比。我突然覺得眼前的女人比總編要可怕些，總編那樣的女人是將喜怒哀樂都掛在臉上，雖然她每每見到我都是怒氣的成分較多，但起碼是活生生地將表情躍然臉上的性情中人。眼前這個女人將情緒精細地藏眉宇間，反而給我種暴風雨前的寧靜感。就像面對著一個炸彈，你寧願它是一個計時炸彈，也不願它是個未爆彈。捧在手上的計時炸彈，至少你還有能力判斷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可逃生，未爆彈可是一點脫逃的心理準備時間都不給你，直接殺傷你的一切。

「因為我們都一樣，小說家該是物以類聚的。」

我把門拉開約四十五度，剛好適合她的纖細，我做了個請進的手勢。

女人臉上絲毫沒有半點牽動，她逕自走到我的電腦前，輕彎下腰想看清我究竟都靠寫些什麼吃飯。從她未曾起伏過的臉部線條，我可以猜測這是寫小說的女人當中，最危險的一個類型。女人的鑽牛角尖一向是寫小說最大的隱憂，她們只懂一味的紡織思緒，卻無視自己逐漸陷進深淵的身子。她們

把小說當作神祇般崇拜，幾乎是狂亂地想將謬思女神留在自己身旁似的，她們眷戀謬思的回眸，但她們的狂亂相同地也被闇黑眷戀著，女人追逐極致，在極致的盡頭，沒有所謂的永恆，只有永恆的追尋、沉溺，然後迷失。

女人直起身，又無頭無尾地冒出一句話：

「你是那個鐘平？專門寫三流小說那個鐘平？」

哇塞！這女人也太一針見血，就算我寫的是三流小說又如何？三流小說一樣有三流的讀者想看啊！這也就是為什麼作家會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抱著反正就算自己的文筆多爛，都有多爛的讀者會看的心態踏入出版業。出版業就像個餓不死的行業，因為讀者的大眾化，讓出版業像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柿子一樣，只有逐漸潰爛的份。

我輕輕咳了一聲，為接下來的言論作一個開場。

「首先，我該向妳致歉，我不該像個變態一樣偶爾窺視妳，但這只是純屬寫些『三流小說』之餘，用來打發時間的動作，希望妳原諒我這個三流小說家。」

我刻意地在「三流小說」上加重了語氣，以向她傳遞些許不悅的情緒。文字構成小說，不論是幾流小說，剝開所有外在雕飾，本體還是文字。三流小說又如何？總編的電話也是一天都沒停過，那些自殺的，永

遠都只會是那些當紅作家，而不是她口中的「三流小說家」。擁有掌握嫺熟文字的能力又如何？文字並不會將完美投注在你的作品裡，感動無數人的作品又如何？餵養文字的糧食從哪裡來？從這些當紅作家的狂亂精神中抽取而來。精神一旦枯竭，就只能在死亡中掙扎。

女人臉上閃過一瞬間的緋紅，原本像質詢立委的嚴肅線條有幾秒的柔和。也因此，我得以撥開她用淺薄胭脂營造的面具，進行不著痕跡的觀察。

女人的鵝蛋臉上鑲著一雙寬度足以羨煞所有女性的大眼，和大多數作家一樣，漂亮的眸子底下突出了一塊十分明顯的淺黑，那是無數個不眠不休的夜晚所致贈的謝禮，是用再多粉餅都無法掩蓋的標誌。腦後，晃盪著隨便紮起的馬尾，有幾撮黑髮逃脫了橡皮圈的箝制，隨著屋內的風扇飛舞，女人伸手想要將這些逃兵攏起，但礙於屋內的尷尬氣氛，只好作罷。一身儉約的居家服無力地披吊在女人瘦削的身材上，短袖都給穿成了將近長袖的尺吋。女人瘦且高，天相信是什麼鬼體質造成的骨感美，飢餓累積的脂肪逃亡在身體的各個部位響起警訊，但在眾人欽羨的目光下，警訊總能被輕易忽略。太多女人常為了幾吋的體重發起歇斯底里，她們得找一種活動讓自己忘記體重與進食的正比關係，寫作，似乎成為女人間的減重默契。

女人察覺出我的異常端視，連忙收起一瞬的失禮色彩，接著，絲毫沒有一點矜持地坐在我的單人床上，開始打量我的套房。

身為男人的直覺告訴我，對於一個這樣無預警造訪的不速之客，就算她的目的是要個道歉，也不能這樣由著她打量一切。錯先在我，但我沒必要讓她在她身上索求負面的評論。我出了聲。

「妳要的道歉我說了，妳如果要報警，我也沒辦法架住妳，但請妳不要這樣把這裡當做自家廚房一樣，待得理所當然。」

女人的訝異盡收入我眼裡，原本眼角末端的劍拔弩張，拉得好長好長……。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這下，換我疑問了。我只是喜歡觀察她周而復始的動作，雖然一成不變，但不變中的趣味，有時也會比時時刻刻都在改變都還要值得深望。就像大多數男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兵役，那段軍旅中摻雜了太多的汗水，但嘗起來卻是苦的。會如此注意她，也只是久而成為一種習慣。期待她會有哪些意外的動作，期待累積久了，就成為自己的習慣。我沒想過她的來訪，當然也沒想過她的身分。

我的眼神在她身上掛了一堆問號，差些把她淹沒。她甩了甩馬尾，試著甩去一些纏身的掛勾。

「我是莫語。」

很快地，套房裡的問號在一瞬間全被驚嘆號替換。我再怎麼足不出戶，再怎麼沉浸在暗無天日的趕稿日子裡，都不會不知道莫語這個赫赫有名的 A 書作家。或許取這

麼一個深富古典美的筆名來寫 A 書有些刺眼的反差，但也是讓讀者最快留下印象的好方法。和一般寫 A 書的作家不一樣，她的作品除開性愛，還有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總能讓我在螢幕前思索著性愛與文學之間能不能有完整的混合體？眼前的她，和我定義中的 A 書作者太不一樣。性愛的空間是空洞的，兩人在不斷揮灑汗水的律動中，蒸餾出來的，只是一陣又一陣的習以為常。

似乎是習以接受旁人的驚訝，女人的表情沒有太多鬆動。她緊抿著唇，我看不見她眼裡的深邃。在我眼裡，莫語跟眼前的她完全搭不上邊，螢幕上的莫語擅長把性愛交織在錯縱的文字裡，在充滿張力的故事裡吞噬讀者的思緒。我面前的這個女人則是因為我偶爾的窺伺而前來興師問罪，卻沒有問罪時該有的盛氣凌人。這兩個氣性的人疊合在一塊，形成一塊刻意縫製的拼布。

「我知道莫語，我看過不少她的作品，但我不知道是妳。」

「我的東西別看太多，不適合你的。尤其是像你這種寫小說的獨居男人。」

「妳又知道我獨居了？」

「寫小說的女人不擅家務。一樣的，寫小說的男人也不擅家務。床上的發黃襯衫多到簡直都能當你的被子，垃圾桶裡還有一些泡麵的殘骸，電腦主機發燙的程度都無力地在抗議它的過勞。男人啊！少了女人就會是這樣的邋遢。」

我笑了。好一個觀察縝密的女人，這樣的縝密的確適合寫小說。我很怕女人的縝密，因為她們的眼睛總會像掃描機一樣，將我周遭甚至心事掃進她們的大腦裡，加以分析彙整，接著將這些資料藉由手指的輸送越到螢幕裡。當自己在寫自己的故事時，總無法客觀地描述所有，因為潛意識裡自動會給自己留點餘地；當別人在寫自己故事時，過於主觀的描述，會讓自己彷彿被剝去了所有衣服，任憑情節宰割。

「為什麼獨居男人不能看妳的東西？」我饒富興味地問了她。

她沒有說話。一股令人窒息的緊繃爬滿她細瘦的骨架，不斷嘲弄著我：只是一個陌生人，憑什麼要我回答這個問題？

小房間的生氣彷彿都被收進她的深邃眼睛，黑暗無聲無息地融在她身上，和無意識的緊繃混雜在一塊，連帶將我拉進她的三度空間。這樣無聲的壓迫榨乾我肺部的空氣，我的理智被鎖在那個空間的門外，動彈不得。

驀地，她鬆脫所有箝制，瓦解了身上所有緊繃，崩垮了那個四度空間。突然獲得大量空氣的我，不斷抹著額上集體跳出的小水珠，貪婪地汲取空氣中的涼意。她卻在此時說了話。

「這就是原因。」

我猛地嘩然大笑。彎下腰想要止住笑意的擴散，我的肋骨因為劇烈抽動而傳出微

微痛意。她很顯然地被我的動作嚇住了，張著口不曉得自己該做什麼動作。點點滴滴的狂笑分子刺透她淡薄的肌膚，我正試著用大笑去掀開她緊繃的外皮。

被刺了無數個小洞的肌膚，逐漸向周圍接上裂痕，一聲輕巧的「啪！」扯壞最後的主控連結，碎裂的面具就這樣順著我笑聲的漸弱而消失。

「你什麼意思？」語氣中有藏不住的不安全感。

「沒什麼。就只是禮尚往來罷了。」

我搔了搔頭，看著眼前女人極力不洩露出不安全感的動作。女人啊！老是以為自己擁有了操控文字的能力，就更加猖狂地感覺自己能夠控制周遭的一切流動。但她們總忽略了男人曾經掌握住無數個世紀的大局，這樣的輕敵，讓我能夠輕易地攻破所有。

眼前女人或許縱橫性愛多時，但她肯定沒在現實中碰過確切的經驗。想必眼前女人對我這個以偷窺為寫作之餘的打發動作定是不知所措。這樣的女人，只會一味地躲在文字裡頭，我想，對這個女人來講，我或許是她文字外的契機。

一切總是結束的太快，我甚至抓不住她的突忽其然。她的指尖在我身上輕顫，像敲琴鍵的滑行，時重時輕。但圍繞在我房間的不是溫婉的琴聲，而是我們意外的契合。

我找不到褪下衣服後的理智，在道德

的束縛崩解的瞬間，眼前的她變得很美，美得極清艷。她像我時常熬夜的伴侶，那杯靜靜地直立在我與螢幕前的淡雅半糖綠茶，那樣的清香絲絲勾引著我腦內的意志力。眼前的女人面貌逐漸被那片時常伴我熬過每個夜晚的金澄模糊，逐漸地敲斷我每一根自制神經。

就像留到最後一口的綠茶，我總是奮力地吸起它，但往往無法全然讓殘存汁液攀上吸管抵達我的舌尖。就在我甩去身上最後一吋力氣後，頹然地倒在她身旁，右手伏上滲著薄汗的額頭，與明顯極累的她相視一笑。在性愛中，她總以為能控制一切，但跳脫文字，女人的心高氣傲總讓她們無法踏出現實。她真的很像那杯半糖綠茶，不會索然無味，但卻固執地殘留在我的視線內。那份執著，讓我在她身上找到無可替代的依戀……。

我猛地睜開眼睛，迎面撲上一整塊悶熱。身邊沒有什麼女人，電腦螢幕亮乎乎地成了整個暗色房間裡耀目的焦點，房內唯一的小窗滲著外頭微薄的清風，我撐起身子，一時還控制不起混雜的情緒，緩緩地踩到電腦旁的穿衣鏡前，鏡內的人一襲長度及膝的薄洋裝，鏡外的人一套染著汗漬的T恤；鏡內的人一頭蓬鬆長髮，鏡外的人一頭雜生亂髮，我倏地混淆在微弱光線中，究竟鏡內鏡外誰才是真正的我？螢幕裡，幾間出版社的編輯雜沓地丟了訊息給我，有給鐘平的，也有給莫語的，兩個人名中，究竟誰才是真正的我？我往髮間裡奮力地揉，桌上那杯還有七分滿的半糖綠茶映著我逐漸瘋狂的五官，但反著螢幕的光，清清楚楚地記錄著我

從窗子一躍而下的最後一幕。或許，在透徹的微風中，才能看見真正的我。電腦桌上的半糖綠茶，黃澄澄地見證一個瘋子的最後一秒，那顆被扔在床下的手機電池、那支失了電池的孤立手機、即將切換成保護模式的電腦螢幕……悄悄佈上的黑幕在最後一秒遮掉了半糖綠茶的杯緣，也掩住我生命最後的色彩……。

張瑞芬
評語

落魄的三流小說家，幻想著鄰居女子前來邂逅，同時在電腦中分身為二（作家和女子為同一人），穿梭在現實與夢境中。手法獨到，構思奇崛，尤其文字相當圓熟，頗見功力。最後的自殺其實並不必要，有點敗筆，但整體而言，仍是本次徵文小說類中非常亮眼的一篇，作者的才氣不可小覷。